



—

我的爱人先我一步抵达大山包。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去。只有香草上残留着他的气息。飞廉在干枯的草丛中露出它的齿裂，齿顶及齿缘有浅褐色的针刺，这针刺让我心生狐疑。时年，那送飞廉花的人只说“花大而蜜多，金翅雀喜欢”，“飞廉吹尽别时雨，江愁新月夜明沙”，整个草甸，坡上坡下，无处不见飞廉与金翅雀。而今，只剩小刺，让人发愁。到玻璃桥的时候，两边是倒伏而干枯的蒿蒿和冰花草。如果不是平枝栒子发出春天的嫩色，我真不知道是四月了，每一个见到它的人都会喜欢它，深秋的时候，它的叶子会变成红色，十分艳丽，像一团团小火球，是无可挑剔的红，你仔细观察，每一颗小小的果实都非常完美，一颗颗红，似要向你涌来。如爱，让人猝不及防。

“秋天来吧，秋天来这里最美。”只能够想象置身在小火球堆中的我，站在大山包上，许多新的诗句会流淌出来。他赶着马群、高个儿，如此年轻却头发花白，手里拿着废墟一样的书笈，和马说话，他叫它们木头。你感到困惑吗？木头？声音很低，温和。它们并不回答他的问题。他把爱的词句含在嘴里，仿佛对谁讲，更像自言自语，语气是楚辞的华丽，又怅然若

失。如果你体会到孤独的深意，就听到大山包秘密的自语，那些来自鹰的呼唤，马蹄的“嗒嗒”声，那些兔子的长耳朵，香气四溢的草甸。你就理解了孤独，并在无意中获得爱。

二

鹰，两只鹰在大山包的高空翱翔。它们飞翔的姿势有时候像狂草，是我泼墨的少年不经意挥就的长毫，那是欢欣鼓舞的，爱的迷局，诗的颤抖。是我和你相遇之歌，消耗，燃尽，有时候像楷书，那是暗夜的寂静，建筑物繁复的幽深，是柔软的巢中捧出的夭折的雏鸟，书页中永远不敢翻开的那一页寂寞。有人问，“真的是鹰吗？”我安静地坐了好一会，看它们飘过鸡公山。它们来了，又去了。它们向牛栏江飞去。留下徘徊中的我，站在茫茫的高处。何不走近我，让我看看你翅膀下的风声和天空。我召唤它们，没有回应。没有。我不相信它们已经离开了我。我希望它们只是向南而去，送去石头和香草。我以此获得永生，获得我爱。它们一只接一只向你飞去，一只接一只。

阿诗玛递给我一个烤好的土豆。那是一个老去的女子，头上裹着绿色的头巾，头巾下面是淡紫色的帽子，系着桃花图案的围腰，她黝黑的脸庞发出夕阳的光芒，这光芒让一切不那么单调。她又递

给我一个燕麦饼，说，“可好吃了。”她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同时发出风吹过发丝一样的小小的叹息。“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市里工作。”她一边在土豆上蘸调料，一边说，“我烤的土豆最好吃。”阿诗玛，我灰发的祖母。在一个曾经的冬天，我砍好了柴火，挑着担子穿过一个又一个山坡，走进村庄已经是黄昏，你在村头的小河边等我，从怀里取出，一个滚烫的土豆。每当我小心翼翼揭去那滚烫的皮，并狼吞虎咽吃下它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一个被土豆暖大的孩子。它是我眼里的圣物。

三

羊群在跳蹬河边吃草。它们的小嘴贴在干枯的草甸上，鼻翼不停地动着，将草一根接一根送进嘴里。一只瘦瘦的黑山羊，身躯朝右，头部向左，两旁的毛轻轻地垂下来。左侧是一只肥硕的绵羊，身躯朝左，头部右转，长长的羊嘴巴一歪一歪地，永不倦怠地咀嚼着。如赵孟頫的羊图腾。难道这个才气豪迈，如同神仙的人也来过大山包？如此时的我，看远方在夕阳下闪烁的跳蹬河，河水绕着黑坡一湾又一湾，山坡上、河谷边，到处看到白色、黑色的羊，稀稀疏疏地分布在阳光下。他心里想盘算，这是我见过的最温顺、最优美、最清洁的羊

了，他从布袋里取出了纸笔。看来，从古至今，美好的风景都是一样的。他又在河边走了走，闻到河里的鱼腥味，他低语，“好多鱼呀。”那时的我，应声而答，“都是为你准备的。”我弯下腰，从包里取出新的宣纸、笔墨、新的野花。他漠视我的存在，仿佛一个古典主义者审视一个浪漫主义者；一只鹰看一只扯断翅膀的麻雀。他发出悠远的声音：“在人类难以攀援的地方，我们被迫发出一些声音。是忧郁的回响，在不可能望见的山路的尽头。有新的泉水涌出。在那些高山上，那无数的泉水，上面点缀着葡萄园、橄榄树林和羊群。有牧童在峭壁和峻坡的草地上放牧了。我闻到红籽恣意生长的声音，圆润而震颤。它非常温柔，多像母亲。杉木和木槿子发出暖味。雀的叫声也一模一样，只有一只，一声不出。谁在告诉我，它的灵魂与精神之翼还沉重的系着？”他的声音轻柔委婉，如这里的风景婉曲动人。我说，“不，在这里可以翼装飞行，我们可以像鸟一样飞翔，从大山包飞入磅礴的乌蒙大山沟。”车子一个转弯，我恍惚了一下，他已经消失。我的白日梦因为一个弯道而成为传说。这样也好，这样总比相见无期要好。

沈洋指着远远的乡村给我们看，“那就是我的家乡，大山包村。我的家在中间。”故乡是那样模糊而清晰的存在。墙上的裂缝装满了沉默的记忆，丛生的杂

草长满游子的思乡，这个乡村带着久远的花落和鸟鸣。那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主人，只为带我们看 3000 多米海拔上的高原净土，百鸟繁衍生息的鸟类天堂。它们飞翔过的痕迹。我们来早了，黑颈鹤还没有回来。它们三月三就走了，要九月九才来。只能想象那黑美人的颈项。它们悠闲地呆在松枝上，那是仙客、仙子、仙禽、仙骥，是蓬莱羽士。是华岩的《松鹤图》，边景昭的绢绘本，徐悲鸿的《松柏双鹤图轴》，林风眠的《白鹤》。也许，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鹤鸣，让我顿悟山水之道，满松明月。来早了。“思君令人瘦如鹤”，当我成为一只鹤的时候，我们就是同类了，说鹤语、飞鹤舞。我的脉搏静止了，它在为我跳动；我的血液凝固了，它在为我流动。

唉，我要想念那如诗的飞翔，优美的颈项了。

四

音乐与音乐，透过一个个梦境，推开一扇接一扇门。与我相碰。那是巨大的喷呐，吹奏的迎宾曲，美丽的舞家姑娘，身着青色的衣裳，头帕、花帽、衣领、托肩、衣襟、袖口、腰带、披风、裙边绣以红、黄、黑精美的绣线，图腾的崇拜。她们手举托盘，托盘上是浓浓的米酒香。那酒香从她们脸上笑意盈盈的酒窝涌出来，缚

住了我。我喝下满满的一杯酒。你叫盈盈吗？她笑而不答。我要叫你盈盈了，盈盈一枝花，只有你才配得上这个名字。整个晚上，我被歌声围绕，《苏木地伟》《阿老表》《云岭歌声》《米酒喝个够》《彝人之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尽管我缺乏音乐知识和灵感，那个戴着银耳环、雄鹰羽毛帽、黝黑的熊一般的汉子，一定是歌王。他有时候激昂慷慨，又透着离乡人的萧条；有时候悠远凄清，像一只泣血的雄鹰；有时候如疾风，似奔跑的猎豹；有时候如暴雨，有时唱得如此的淡然。四弦琴，他在头顶、身后、胸前弹拨。这独特的音乐风格，少数民族特有的野性，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击打我。我靠墙而坐，洗耳恭听。忍不住唱和：

我爱这奇异的国土  
这花和星，这黝黑的熊一般的男人  
他巨大的斧头，劈开春天的河流  
劈开放纵的花朵  
一切荒原的美  
有声音的世界  
满山的春风，要我 Go 赞美  
要我陪它回家  
回家……我想不出它住在怎样的房子  
硕大无边的房子

我知道，我要回家了，在回到重庆的路上，那在夜色中奔驰的车辆，我不知道哪辆车里坐着我的爱人。坐着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我非常喜欢的诗。

## 永恒的五盘磨

张春晖

在弥渡新街镇罗荡村委会东面的山坳里，隐藏着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这里河水潺潺，古木参天，茂林修竹，鸡犬相闻，宛若福地，是许多人心目中世外桃源。这里叫五盘磨。

从214国道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径直往东走，大约五六公里路程，尽头豁然开朗，半山腰上斜铺着一个古老的村落，这便是五盘磨村。村下是幽深的九股箐，九龙水缓缓地穿过小桥，跌下岩坎，绕过树丛，未进村就能听到“哗哗”的水流声。箐旁长满了粗壮笔挺的龙竹，郁郁葱葱，一丛挨着一丛，形成密密麻麻的竹林，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把整个村子围在其中。村对面高大的老毕山，草木葱茏，梯田相间，零星的花朵散布其中，仿佛星空般耀眼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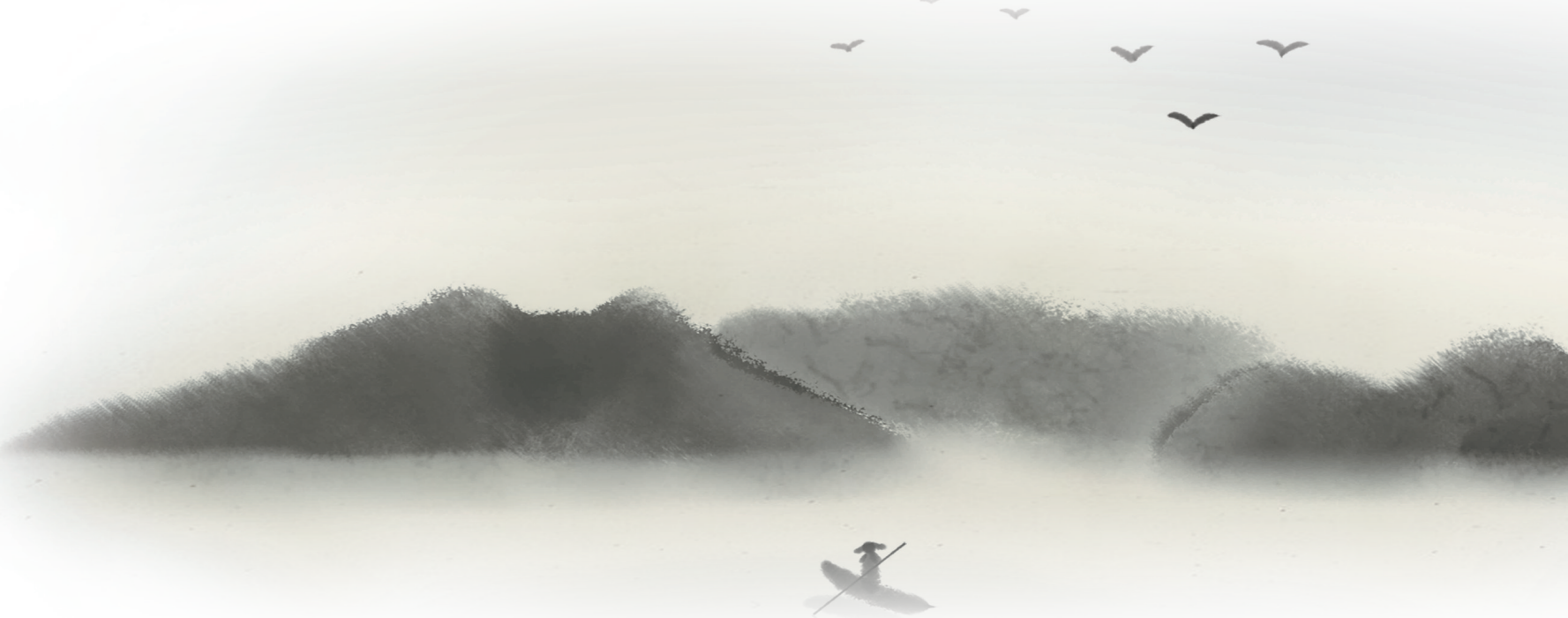
天空艳阳高照，高高矮矮的房屋沐浴着阳光，黄色的土墙、黝黑的屋顶、嫣红的花朵、清凉的山风，弯弯的沟道缓缓穿过村子，一切显得那么安静和自然。麦苗在碧绿的田块里悄悄生长，土鸡在竹林下来回觅食，小狗在门槛外低头打盹，一方阳光铺满了平整的村道，除了摇曳的竹枝和婆娑的竹影，整个山村就像一幅静止的田园画，令人赏心悦目。听到我们愈来愈近的脚步声，狗儿警觉地狂吠起来，悠然觅食的土鸡四处散开，叫唤着躲进竹林深处，也惊动了远处躬身劳作的村民，直起腰来四处张望。

村子中间是一块宽阔的活动场地，在半山上新辟出这样一块地，足见村民的勤奋与努力。场外建有一个休闲亭，一位老人正坐在里面休息。终于遇见一位村民了，我们赶紧过去和老人打招呼。老人说，他今年81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全村不足30户人家，高寿的人却很多，最大的比他还年长6岁。问起村名的由来，老人介绍说，过去这里山高林密，水源丰沛，箐水奔流，很少有人涉足。民国十年，有一彭氏兄弟从四川会理逃难至此，看到这里水源丰沛，便于耕种，就定居下来，繁衍后世至今。后来，心灵手巧的彭氏兄弟在九股箐上游架设了三盘水磨，供当地人加工面粉使用。到1951年，随着当地人口增多，又架设了两盘，所以称为五盘磨。

随行的同事总是夸这里环境优美，水多有灵气，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老人急忙摇头摆手：“别挖苦人了，我们这里是山昏鬼，路又不好走，谁来呀！”他说，长这么大岁数了，过去进村是小路，人走马驮都很困难；后来修成公路，路面拓宽也平整了，可以通车，但狭窄弯曲，坑洼不平，雨天路滑难走，村民到外地交售烟叶、卖大蒜，赶个集很是不便。言语间，脸上不时闪过一种忧郁与无奈的表情。

恰好我们知悉镇政府要在年内扩建硬化进村路的消息，便把情况告诉了他。老人一听，严肃的脸庞顿时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他高兴地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我这辈子还能看到柏油路进村，做梦也想不到！”据说，整个新街镇就这个自然村没有硬化进村路，今年做完，全镇就完全实现村村通柏油路了。这个喜讯，也许到了晚上便会传遍各家各户。

现在，石磨早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走出幽深僻远的大箐，被牢牢地安放在村中的广场上，当桌面使用。闲暇之余，村民们坐在磨盘旁饮茶聊天，讲村庄建设，谈经济发展，说古论今，那凹凸不平、满身磨痕的石磨盘将永远和这个村联系在一起，镌刻在村民心中，默默地记述这个村古老而沧桑的往事，也静静地展望村民幸福而美好的未来。



## 龙街渡的魂

王胜华

石头是有心脏的，特别是金沙江的石头。

金沙江在元谋县江边乡龙街村的前面冲积成一块厚实肥沃的沙滩，沙滩上布满了奇形怪状、光怪陆离的石头。这些石子的前世，都是一枚枚巨石，经过江水无数次的冲洗和打磨，让最坚定的部分存留下来，成为石头的心脏，静静地淹没在清冽冽的江水之中，默默地暴晒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千百年过去了，它们还是那么引人入胜。

我两次到金沙江边的龙街渡来，都被这些石头的心脏脉动着。

我始终认为：如果你去了元谋而没有到过江边，那你算不得真正到过元谋；如果你去过江边而没有到过龙街渡，那你也算不得真正到过江边。元谋是与江边连在一起的，江边是与龙街渡连在一起的，龙街渡是与中国的心脏连在一起的。

作为“乡”，江边不小，总面积254.84平方公里。作为渡口，江边不大，但在金沙江诸多的沙滩中，它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灵关道”上的七大渡口之一；成为川滇商贸往来的重要渡口；成为960万平方公里中的一个红色渡口，这恐怕是古往今来的人们络绎不绝而来的原因了。

要去龙街渡，必过龙街村。炎热的龙街村有一所很小的院子，院里种着花草树木，屋里陈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元谋、抢渡龙街渡的珍稀实物。

一到龙街渡，我就爱上了元谋，爱上了江边，爱上了滚滚金沙一条江。

江水的对岸是元谋县的姜驿乡，可历史走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去在乎姜驿为什么会成为云南省置在金沙江北岸的唯一一个乡了。明朝嘉靖四十四年，云南武定土司凤继祖举兵反明，明朝政府招抚江北彝族安纳奉诏入滇征讨，安纳在征讨中屡立战功，朝廷便将安纳赐封在武定的大小环洲，准其世袭土司。安氏在环洲三代以后改为李姓，称为环洲李土司。环洲李土司与四川会理的自土司开亲联姻，自土司的姑娘想带一娣亲戚亲信嫁过去做邻居，就把川会沿江一线搭手一望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今姜驿乡全境）当作嫁妆，跟她一起跨过金沙江，

嫁给了云南武定环洲的李土司。

到了康熙三十八年，川会的自必仁世袭土司位之后，对一百多年前父辈们的这桩婚约表示不满，欲收回这块作为嫁陪嫁到云南武定环洲的姜驿。川会土司自必仁与环州土司李宗唐便由口舌之争到兵刃相见，历经数年而不休，最后不得不走官司审判这一步。审判的时候，因姜驿人说的是云南方言，行的是云南礼仪，用的是云南通币，而且前世有婚约，最终把这块“搭手一望”的姜驿判给了环洲李土司。为了避免后世子孙再为这块土地起纷争，自土司和李土司双方在姜驿勒石为据，这块“滇蜀疆界审判碑”至今还保存在姜驿小学里。从此，绘制云南省地图，姜驿这块254.68平方公里的土地就不可缺少。就像绘制中国地图的时候，台湾不可缺少是一个道理。

“遵奉勒石”，姜驿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归属感，虽然隔着金沙水，但自从作为嫁陪嫁给了环洲李土司之后，它就不吵不闹地归属环洲，归属武定，归属云南，从来没有吵着、闹着：“我要回去！我要独立！”这是姜驿人民的忠骨。

忠骨成了姜驿人民的心脏。一江成鸡沟，两岸多离愁。两百多米宽的江面别说是桥，就是彩虹也架不过去。一个姓“江”，一个姓“姜”，鸡沟天堑把同母异父的兄弟分割在江南北，要想南来北往通亲戚，要想南来北往通商贸，要想南来北往通官民，只能通过轮渡来运载。轮渡就像孩子们爱玩的摇摆车，要塞满钱币才能摇晃，想要从江水这岸到江水那岸，就要在渡口上等两三个小时，等行人、骡马、车辆、货物、金钱都填满了轮渡，轮渡才昂起首来，吹响汽笛，缓缓驶离江岸。站在沙滩上望着北去的轮渡，我真想去姜驿看看那块充满神奇力量的界碑，去看看姜驿的心脏。

可我去不了姜驿，我只能去云南省在金沙江北岸离江水最近的村子——黑者。

此去黑者，全程顺行水路，江水浑浊，汽沫濡衣，忽而漩涡深潭，忽而湍急浪涌，忽而波平如镜，这么突然拿自己的生命交给完全陌生的一艘快艇，我真是愁死了，一次次地问：“黑者要到了吗？”

黑者有三全：全村是傈僳族，全村住土掌房，全村喝金沙水。村头唯一的一间瓦房是黑者小学，一个老师教着二十来个学生，可书声琅琅。这是村庄的心脏，这是黑者村的心脏。

从龙街渡跨江北去的夙愿一刻也没有停息，没有想到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终于达成了。

我再次来到龙街渡的时候，已经是“高峡出平湖”，“潮平两岸阔”了。乌东德水电站贮起的金沙湖，沿着金沙江峡谷延伸百里，清亮亮的水面得像一面镜子，照天映地，就是距离乌东德大坝有一百多公里的龙街渡，也是江更阔、水更深了，当年彩虹都架设不过去的江面，横跨着双车道的龙街渡大桥。大桥连接着大江南北，连接着江边的乡和姜驿乡，连接着元谋县和会理县，连接着云南省和四川省，也连接着祖国的心脏，当年可望而不可即的江北，一分钟不到，我就跨过去了。

古时候的人们涌入龙街渡，是为谋生而来；当年红军长征涌入龙街渡，是在谋求中国的命运；现在，人们涌入龙街渡，更多的只是游玩和观光。站在龙街渡大桥中央，脚下是悠悠湖水，碧波万顷，头顶上是呼呼吸白云，晴空万里，两岸千塔一样的山峰，彩色打印一样倒映在金沙湖水中，与十多年前急湍奔流的江水相比，金沙湖水更静、更清、更绿了。

乌东德库区移民，龙街村那所小小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已经搬迁到了江边乡人民政府驻地去了，建筑规模更大，陈列的红军遗址遗物更全，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血色雕塑，能够把人引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岁月里去。

留有遗憾，是人生知足的另一种境界，也是一个人之所以反复去一个地方的原因。由于时间关系，两次到龙街渡，我都没能看到“日灿金沙”的绝美景色。

石头有心，江水有魂。时间走了，石头的心脏还在。江水走了，石头的心脏还在。红军走了，石头的心脏还在。我们走了，石头的心脏还在。心留下来的地方，是灵魂的栖息地，龙街渡是有灵魂的。

## 相约香炉山

白付平

马龙香炉山距昆明90余公里，这个有着马龙古时“八景”之一“香炉倚空”美誉的地方，已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胜地。

一个夏日周末，我们沐浴灿烂的朝阳来到了香炉山。极目远眺。金色朝阳的照耀下，淡淡的晨雾轻飞曼舞于绿色香炉山的沟壑峡谷中。偶尔又从幽深的峡谷里传来几声牧歌，以及大雁掠过的嘶鸣，香炉山更加显得深邃悠远而空灵。

“来香炉山就是看两只天生的大香炉了。不然会白来一趟。”同事充满诱惑地说。我们兴致勃勃，攀过一段悬崖，转过一道山弯，突然两只倚岩而居的天然香炉，犹如两个向苍穹弯仰头颅的姐妹。浓雾渐渐淡去，只见岩石生成的两只高大“香炉”，宛若两尊圣洁的女神，在阳光下，在雾纱里，光彩夺目，我不禁脱口吟出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

与我们一起来爬山的当地文化站一位老站长介绍说：“香炉山在历史上就是佛教圣地，早年间，香炉山寺院林立，诵经声声，游人如织……”朋友说：“香炉山虽比不上那些名胜大川的美，但它有着天然自生的‘小

家碧玉’的美。”看着香炉山的山和树林，又看着香炉山间蜿蜒流淌的溪水，朋友又说：“只有这清清的香炉山溪水，才能画出像太极图形的香炉山。看来这千百年来的溪水见证香炉山的历史，溪水也在倾诉着香炉山的神话……”

迎着凉爽的清风，我们沿着香炉山河的河道往上行走，只见河两岸，是一片片翠绿的山林。河道越深，山与水的风景线越加靓丽，走近前方的湖面，湖面清澈如镜……突然，从山林那边传来了男的山歌小调：“香炉山来高又高，两只香炉在山腰，犹如姐妹相搂抱，永不分离共欢笑。”接着又有女的唱：“真好看来真好看，两只香炉来作伴，生生世世连一起，犹如姐妹永相伴。”在这深山老林里听到男女演唱山歌，我们为之惊奇。那位老文化站长笑着说：“每年逢年过节，马龙区文旅局和旧县街道，我们都会组织在香炉山举行文艺表演活动，我们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会歌唱香炉山的民间歌手哩……”

聆听山歌野调，欣赏天然绿色，我们沉醉了！

### 蓝花楹（二首）

秦玉汉

—

昆明四时有佳丽，蓝楹英秀独赏光。花枝疏朗青云逸，蓝紫芳馨锦国香。校场箫鼓迎娇娥，盘江天水照雅芳。人间四月芳菲事，无人不把蓝楹芳。

二

南美热土是故庄，恋上春城不思乡。孟夏一夜花千发，牵手抱团碧玉妆。妖娆妩媚模样丽，蓝紫心透润肝肠。人面花面两相映，花语人声韵毓芳。

注：蓝花楹系从南美洲引种的大型乔木花卉。蓝花楹的主要观赏点在教场中路以及盘龙江两岸等。

### 初夏起风

晨 燕

初夏起风 树枝摇曳  
新叶一片 飘落

叶子  
是摇滚歌手的眼睛  
给了午夜灵魂

喧嚣之后  
一滴融入沙漠的水  
听海唱歌

时间弯下腰  
捡起一束光